

# 潘金莲

张凤洪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个  
荡的女人吗？

禁书（金瓶梅）  
中的荡妇 中国乃至世界  
有名的女人 她的名字  
成为浪荡的代名词

时，终于了出河此从伏心此  
样急吴很。富烈了也越又恐怪不  
象，由碧碧，由圆圆！由翻耶双一  
！样一翻耶由集解

目 录

(70) ..... 章四第

换的琳德叶，于的恶罪只一  
一陈朝吴宇各的将，入文。了当疑亦  
？四

第一章 ..... (7)

若干年后，当她面对死神的时候，她所想到的却是那滚滚滔滔的洪水。她从黄金庄沿着曲曲弯弯的小路走上了人生的旅程。

第二章 ..... (24)

她发现了自己的美。然而，这个发现却给她带来了烦恼。月光摇曳的夜晚，从女友那儿，她知道了应该怎样去爱……

第三章 ..... (46)

她以为从此飞出了牢笼，却不料想又跌进了魔窟。那是怎样一双眼睛啊！圆圆的，绿绿的，象饿狼的眼睛一样！

第四章 ..... (67)

一只罪恶的手，把娇嫩的鲜花揉烂了。女人，你的名字是脆弱吗？

第五章 ..... (85)

一个失身还债，一个卖艺不卖身。她们都在编织着美好的梦，占卜着未来的命运。她们乞灵于王母娘娘的帮助。

第六章 ..... (102)

面对魔鬼的暴力，她“啊啊”叫着，令他胆颤。虽说当时没被污辱；但以后呢？

第七章 ..... (122)

(891) ……多少年后，清河县的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并经常议论起武大郎招亲那天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

第八章 ……………

不相称的婚姻本身就悲剧。然而，这场悲剧却开序幕。潘金莲怎么会爱武大呢？

第九章 …………… (1)

梦幻和现实交替出现，以致她无法分辨清楚了。她时而生活在现实里，时而生活在梦中……

第十章 …………… (174)

都是一母同胞，一个是“三寸丁谷树皮”，一个是八尺男子汉，打虎英雄，怎么能不令她万分感叹呢……

第十一章 ..... (193)

那大只说是从来男女不同筵，谁知  
竟随叔嫂之间引起了满城风雨。  
那个尖嘴猴腮的陌生人是谁？

第十二章 ..... (210)

原来武大郎与西门庆还有  
情。茫茫人海之中，不定谁  
上了谁。不过，潘金莲听过也就  
忘了……

第十三章 ..... (227)

黄河边，古道上，武松被押解  
出城。在黄金庄，他给潘金莲跪下  
了，说：“嫂嫂恩重如山，武松后  
报有期！”武松一走，张大户又蠢  
蠢欲动。

第十四章 ..... (244)

一见钟情也决非偶然。一个  
是“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118) 个是“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第十五章 ..... (278)

潘金莲与西门庆很快就如胶似漆，难解难分。武大郎成了他们之间最大障碍。是西门庆向武大郎下的毒手吗？

第十六章 ..... (278)

武大郎的死真相大白，潘金莲与西门庆又重归于好。西门庆阴云密布，准备着与张大户进行二番较量……

第十七章 ..... (294)

张大户丢盔卸甲，损了夫人又折兵。西门庆与潘金莲赏了一个晚月，情意溶溶。但是第五天夜里，潘金莲打开门，却惊叫道：“你是人是鬼？”

第十八章 ..... (314)

吴玉莲终于露面，向潘金莲指破迷津。潘金莲痛不欲生，但她要报仇。谁知，武松突然返回清河县，夜闯县衙，血溅狮子楼。

## 第一章

若干年后，当地面对死神的时候，她所想到的却是那滚滚滔滔的洪水。她从黄金庄沿着曲曲弯弯的小路走上了人生的旅程。

那是北宋政和年间，初秋的一个夜晚。景象往常一样，天一落黑，黄金庄就死一样沉静，没有声响，也没有灯光。疏疏落落的房屋象一座座坟墓隆起在地平面上。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带着痛苦的呻吟，进入了懵懵懂懂的梦乡。突然，一股狂风凄厉地呼号着，从村庄的上空掠过，摇撼着沉睡的大地。高高的白杨树发出了“咔嚓咔嚓”的断裂声。多年陈积在房梁上的尘土，簌簌地纷落下来，盖在一张张从睡梦中醒来的面孔上。人们惊恐地睁开了眼睛，在黑暗中谛听着野兽嗥叫般的风声。浓重的令人窒息的雨腥味，从



以人们并  
这场未引起人  
下起小  
直下到天亮，整整  
。八七仕船灰色的天空上乱舞，霹雳在树梢上炸响，  
雨注象无数条凶狠的鞭子抽打着大地。它们仿佛是一群魔鬼，  
为了要撕碎世上的一切，而疯狂地显示着自己的淫威。

大约在五更天的时候，西边并不遥远的地方，传来一声  
沉闷的轰响，接着在纷杂的声响中，又响起了急促的铜锣声。  
想必是那面铜锣不堪忍受凶猛的敲击，早已破碎了，所以那  
声音象刀子似地钻进人们的心里。

“黄河决堤啦，黄河决堤啦——”伴着破锣的声响，是那  
敲锣人沙哑的令人胆颤心惊的呼喊。

住在黄河北流东岸的黄金庄的村民，没有比听到“黄河  
决堤”的消息更恐慌的了。尽管官府批着治理漕政的旗号，搜  
刮了百姓大量钱财，但人们对那骗人的把戏从来没怀过任何  
希望。现在，真的黄河决堤，他们怎么能不慌张呢？然而晚了。

从黄河北流奔腾而来的洪水，哗哗地轰响着，象无数条  
翻滚跳跃的巨龙，瞬息之间就把小小的尚在风雨中飘摇的黄  
金庄吞噬了，把它变成一个水茫茫的世界。人们还没有来得  
及打开房门，房屋就象狂涛中的小船，晃动起来，接着“呼  
隆”一声塌陷了，被洪水裹挟着流向远方。

“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在房屋行将

瓦解的当儿，潘妈妈胡乱地喊叫着她六个女儿的名字，然而没有一个女儿应声。一切都随着水流卷走了。连她们的声音也没有留下。潘妈妈绝望地坐在旋转着的水窝里，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天哪，我不活了……”

她闭上眼睛，等待着死神给她套上绳索，牵她到冥冥的天国里去。洪水并没有给她一刻安静的时候，而是一下子把她送到一个几丈高的波峰上，然后又把她狠狠地跌进波谷，带着她所熟悉的泥土气息的浊水，呛进她的口中。那滋味是苦涩的、窒息性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可是潘妈妈并不挣扎——一旦六个女儿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觉得自己的身子越来越沉重，好象喝进去的不是水，而是黄沙和泥土，使她不断地下坠。就在她即将被洪水吞没的时候，水波中一个幼小的身影哗哗啦啦地向她游来，把一块木板塞在潘妈妈的身下。

“抓住，抓住呀”童稚的大声的呼叫。

潘妈妈睁开了昏昏沉沉的眼睛，黑暗中她看到了两颗闪烁的星星，冲着她一眨一眨的。是那樣的近，又是那樣的遥远。刚才那声呼叫，是那樣的熟悉，又是那樣的陌生。不知是一种什么神奇的力量驱散了潘妈妈求死的欲望，她顺从地并且是狠狠地抓住了那块木板。

那小小的身影与潘妈妈一起顺流而下。突然一声闷响她们撞到一个耸立的木桩上。木板飞走了。潘妈妈本能地抱住那截木桩，一直到洪水远去。

天亮了。雷电、暴雨都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洪水也

不知去向。只是把它劫后的原野裸露在清晨的霞光里：折断的树木、房屋的废墟、连根拔起的庄稼、泡胀了的人与牲畜的尸体……象炫耀洪水的功绩似的，陈列在泥泞的蒙着一层白色泡沫的大地上。静静的，既没有一点声息，也没有半点生气。霞光好象怜悯的天使，给它们镀上了五彩纷呈的花边。低凹处，一洼一洼的积水犹如面面铜镜闪闪发光。黄金庄差不多被夷为平地，断壁残垣，茅草瓦砾，一片狼藉。活着的人陆续回到村里来了。他们有的默默地垂泪，哀叹命运多蹇；有的坐在遭灾的田地上哭泣；有的呼儿唤女，寻找亲人，于是一具具尸体旁边渐渐响起了撕心裂肺般的哭声。一个年轻的女人，不知是失去了丈夫还是失去了孩子，披头散发，奔向黄河北流，然后一跃跳进黄浪滔滔的河流里……

潘妈妈好不容易才睁开酸涩的眼睛，神志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然而她首先发现她所抱住的不是木桩，而是一棵折断了的白杨树。她的双腿不知何时搁在了树杈上，松开手也不会掉下去了，她甚至轻松地叹了口气，紧抱树干的手慢慢松开了。她那迷迷糊糊的意识里甚至嘲笑自己怎么会爬到树上。

“要说爬树，俺那六姐象猴儿一样。”

六姐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姑娘。上树逮知了、掏鸟蛋、摘桑葚、敲红枣儿，秃头小子哪里如她？有一次，水筒掉进深井里，大人望了望黑黝黝的井底不敢下，六姐从人胳膊窝下钻出来，说：“你们一边去，我下！”她抓住驴缰绳下到井里，硬是把水筒捞上来了。这妮儿，贼大胆，什么也不怕！夏天里，她瞒着爹爹和妈妈，和一群秃头子一起，在河西的御河里游泳，那群小子们竟远远地被抛在后头。潘妈妈曾经看

见她那闪烁着兴奋目光的眼睛，宛若两颗明亮的星星。

潘妈妈想到这儿，禁不住自豪地微笑了。可是，当她那荡开的笑纹还没有完全扩散开来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在她的对面有两颗似乎是被湿雾笼罩着的星星。她定睛一看，不禁脱口叫了一声。

“六姐！”

“妈——”六姐哇的一声哭起来。

六姐坐在一根细细的小树枝上，久久地凝视着妈妈，入至妈妈睁开眼睛，她就抑制不住地啼哭不已。她身上全湿了，衣服软塌塌地贴在幼小的身子上，脸色苍白，头发一绺绺地粘在一起。潘妈妈的神志这才渐渐清醒过来，想起了昨夜的雷电、暴雨和洪水，想起了她在旋涡中盘旋时一个小小的身影和那条救命的木板……

潘裁缝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度过了这难熬的一夜。他已经有半个月没有回家了，在县里王招宣府上做活儿。府上的林太太说他的活儿考究，式样新颖，从太太到丫环的穿戴都请他去做。那天夜里，当暴风雨一直不停，接着传来黄河决堤的消息时，潘裁缝首先想到了家中的妻子和女儿。他知道小小的黄金庄是经不住洪水冲击的。它比不得县城，县城有两道城墙足可以把洪水阻隔开来。他发疯似地从王招宣府上跑出来，直奔北门。然而大门却关得严严实实。黑洞洞的拱道里，堆满了沙袋。

“开门，开门！放我出去！”

守城的军卒发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人。

“你他妈的找死啊！”

“长官，放我出去。我家有一个妻子六个女儿啊……”

“哈哈，那倒不错，全让他们找河王八吧！”

“你们就没有妻小？竟出污言垢语？”

“哈哈，认你当泰山吧！”

潘裁缝怒不可遏，但又无可奈何。隆隆轰响的洪水猛烈的冲击着城门，每一次冲击都好像是大锤砸在他的心上。妻子、女儿在洪水中挣扎的景象轮番在他眼前晃动。

“不行，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就是死，也死在一起……”

他大嚷大叫。他不顾一切地从拱洞里向外拽沙袋。他两只眼睛红通通的，样子十分怕人。然而，军卒恶狠狠地走过来，骂了一声：“你找死啊！”接着，用枪在身上戳了一下。潘裁缝惨叫一声，倒在血泊中了……

第二天中午，开城门的时候，潘裁缝才被闹闹嚷嚷的喊叫声吵醒。屁股上的鲜血已经凝固了，粘在裤子上。他忍着剧痛，扶着拱墙，走出城门，拄着一根木棍，一瘸一拐地沿着御河河堤向东北方向走去。从清河县城到黄金庄虽说只有五里地，但潘裁缝整整走了一个下午。道路泥泞，一步一个深坑。

潘裁缝一面走着，一面想着他的亲人。妻子只有三十六岁，但生活艰难，孩子又多，为生活所累，已经满脸皱纹了。这几年不知不觉两鬓已爬满银丝。她差不多很少有笑容，别人也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笑容。然而只有当他从外边回来，把挣来的银两塞到她怀里时，她才将满脸皱纹荡开了，笑得十

分开心，好象她喜欢的不是这个人，而是白花花的银子。大姐已经十八岁了，人虽然长得漂漂亮亮的，但染上了肺病，黄黄的，象涂了一层蜡似的。最近一年总是咳嗽，痰里带着血丝儿。原是许配给人了，定在秋后成亲，可夫家知道她染有绝症，退婚不干了，于是大姐整天精神恍惚，一时清楚一时糊涂，清楚时又寻死觅活，糊涂时就一丝不挂在街上乱跑。唉！二姐、三姐先天不足，呆头呆脑；四姐、五姐一个聋，一个哑——这原是一对孪生姊妹。只有六姐又好看，又机灵，虽然吃糠咽菜，可她那小脸儿总是红扑扑的，惹人喜爱。她要嘴头子有嘴头子，说话巴儿巴的，活象个小大人，学个曲儿唱儿的，一教就会，嗓门就象柳笛儿似的。她有眼有手，心里想着，嘴里说着，手里干着，一样不耽误。他不在家，家里关门、堵鸡窝、下雨天掏水沟等等，都是她操心。潘裁缝记得，有一年城里胭脂绒线庄的张大户请他裁衣服，差人把绸缎送了去，限三天裁出。潘裁缝急得什么似的，可是为了挣几两银子，只好应承下来。六姐见也愁眉不展，就说：“爹，我帮你！”潘裁缝绷完了粉线，六姐就在烛光下载起来。她那一双纤纤的小手，操着一把大剪刀，一弯一弯，裁得又干净又利落，真帮了爹的大忙。不仅如此，等把这批活儿送出去之后，六姐竟把剩下的边边角角，小布条儿，缝缝边边，做成了一件小坎肩儿。穿在身上，就象一朵花似的……

潘裁缝一边在泥泞路上跋涉，一边想着他的妻子、女儿。猛地，他一脚踏在了一具泡胀了的泛着青光的尸体上。他的心不由得收紧了。……“她们……”他不敢想下去了。

潘裁缝加快了脚步……

黄昏时分，潘裁缝进了黄金庄。

房倒屋塌，炊烟不举，晚霞惨淡，一片死寂。一天了，活着的人好象做了一场噩梦。眼泪哭干了。没有人和潘裁缝打招呼，活着的人仿佛死了一般。潘裁缝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走到了自家门前。门还在，向一边歪斜着。他看到了妻子和六姐呆呆地坐在泥地上。妻子的面孔是呆滞的，连皱纹仿佛都僵直了，看上去好象一尊泥胎。六姐枕着母亲的大腿，望着天上紫红色的晚霞。

潘裁缝忍不住，问道：“她们呢？”

潘妈妈毫无反应。六姐听见爹爹的声音，骨碌爬起来，扑过来抱住爹爹的腿，哽咽着说：

“她们，都叫大水冲、冲……”

好象巨雷轰顶，潘裁缝的头嗡地响了一下。

“你说什么？六姐！”

“爹，你别着急上火，她们都……”

潘裁缝终于明白了，五个女儿被洪水冲走了。这打击是多么惨重啊！他扑通瘫座在地上，喃喃地咕哝道：“我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啊！”他于是想起了昨夜的军卒，心里充满了仇恨。

“我要去找他们！”

他大喊着，抓起身，向前扑去，却一头撞到一堵断墙上。这时他才惊奇地发现，他的眼前是一片漆黑。由于昨夜的急躁，由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由于长年累月在灯底下裁剪缝纫，本来就眼力不济的潘裁缝突然心火上攻，双目失明了。

“你不要再找了，都找过了……”潘妈妈好象是自言自语。她的声音是那样微弱，又是那样空灵，好象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

“天哪，这可怎么过呢？”潘裁缝悲怆地哭起来，一个男人的恸哭，把微弱的晚霞也吓跑了。沉沉的暮霭带着血腥气味向他们围拢而来。

几天之后，六姐抱着个小包袱，跟在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身后，往清河县去了。这个女人叫薛嫂，三十上下年纪，穿红着绿，涂脂抹粉，有一双溜溜转的眼睛、一张巧舌如簧的嘴巴和两条细细的勤跑勤颠的腿。不管是官宦人家还是贫寒小户，她都穿堂入室，经多见广，不消三两句话就知对方的心里。她不是乱点鸳鸯谱就是拆散美好姻缘，脸上一团火，肚里一把刀，扯皮拉牵，买妾鬻奴，什么都干。这次她到黄金庄来，只不过是做一桩小买卖而已，给王招宣府买一个丫环。

好象是一种惯例，乡间遭灾，大户人家就到乡下买丫环奴才。买进新的同时，又把老的卖去。王招宣家也不例外，况且王招宣家在清河县地位又是那么显赫，就是内廷大臣来到清河县也要登门叩拜。原来这王招宣祖上曾是大宋国的开国功臣，宋太祖赵匡胤封他为招宣，正六品，世代因袭。到宋徽宗政和年间，太平日久，腐化淫乱之风盛行，正所谓：“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警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王招宣一时兴起，要筹建家乐，请东京名伎徐婆惜为教习，只等买进一批女子。恰巧黄河泛滥，他便教薛嫂辛辛苦苦，走乡串村，专拣姿色艳丽、口齿伶俐的女



子买进。

黄金庄离县城近，王招宣府要买家乐丫环的消息很快就传进潘裁缝和潘妈妈耳朵里。双目失明的潘裁缝说：

“我是不中用的人了，眼下灾情这么重，修房建屋，整地种麦，哪儿不要钱财？不如把六姐卖了，不光她自己有个吃饭的地方，长大了自己也有个前程。”

开始，潘妈妈执意不肯。六个女儿就剩下了个六姐，既是小家碧玉，又是心肝宝贝。倘若六姐一走，她不敢想象她的生活还有什么滋味。她虽然知道丈夫说的将来女儿会有个前程，指的是有可能被主人收用，当个姨娘什么的，吃不愁，穿不愁，荣华富贵，但那毕竟是遥远的事。六姐才只有九岁，还是一米粒般大的嫩枣儿。可潘裁缝却极力苦劝：

“让她去吧！王招宣府上的林太太是个极好的夫人，对下和气，决不会亏待她的，强似与我们一起在家受苦……”

潘妈妈思忖良久，一串串泪流了下来。是啊，不能不顾眼下的现实：丈夫成了一个废人，洪水涤荡了可怜的家业，倘若留下六姐，又多一个吃的穿的……世上的母亲哪有不心疼儿女的？可是逼到这个份上，还讲什么慈母心肠？潘妈妈哽咽着，答应了丈夫的提议。不过，她心里却想，我决不能贱卖了我的女儿。

这时，薛嫂来到了黄金庄。薛嫂的到来给沉寂的黄金庄带来了难得的生气。许多家的女人领着自己的女儿，围在她的周围。多日来在那些苦难的女人脸上消失了的笑容，又百般做作地浮现出来，赶着与薛嫂说近乎话，夸自己的女儿长得周正，心灵手巧。一时间，在刚刚被洪水淹没过、家家失